

南海
钻井
工



7月26日，钻井工人在勘探三号钻井平台钻台区摆放钻杆。



▲ 7月25日，一名钻井工人系着钢索准备前往海面作业。



▲ 7月26日，一名钻井工人正在钻井平台井架上作业。



▲ 7月14日，两名水手在为设备刷漆。



7月27日，钻井工人正在进行设备安装作业。

本报记者蒲晓旭摄影报道

傍晚，风势渐起，日渐西斜。阳光逐渐由午间的炙热变得和煦，金色的余晖洒满了甲板。远方的海、低空的云和近在咫尺的金色甲板，宛如油画。

这一幕，坚守在南海北部勘探三号钻井平台上的工人却无暇欣赏。

隶属于中国石化海洋石油工程有限公司的勘探三号钻井平台，是我国于1983年自主开发的半潜式钻井平台。2020年7月下旬，勘探三号正位于南海北部海域钻探海上油气资源。傍晚气温回落，须抓紧时间作业。

作为平台的核心部门，钻井队分白、夜两班24小时不间断运转。

在一个班次中，包括1名领班、1名钻机司机、数名泵工和钻工等共9名钻井工人，将协同操控一台钻机及众多辅助设备不断向海底钻探。钻探深度常可达五六千米。若将海底剖开，一节节由碗口般粗细接蓄而起的钻井工具如契入海底的“探针”，钻探着海洋油气资源。

钻井期间常见的景象是：泵工马思淳在上班的12小时内累计喝下4升水，却只上过一次厕所，因为他驻守的泵房室温超过50℃，汗水不断消耗着身体的水分。

钻工闫共涛在向设备倾倒一种钻井粉剂时戴上了N95口罩。这枚新口罩只戴了约40分钟就被汗水浸软，继而随着呼吸在他微胖的脸上不断拱起和塌落。他的头顶和脚下，是无荫可避的海上烈日和被晒得发烫的钢铁甲板。

井架工薛震则站在高出甲板34米的井架上作业，带去的水已经喝完。工友们都在忙碌，一时无人接替自己。他的唾液已经干涸，热空气吸入鼻腔再拂过咽部，连呼吸也变得干灼起来。

钻井平台孤悬海上，手机信号全无。下班回到寝室，冲个热水澡，看会儿电视，或与工友凑在一起聊聊天，嗑一把瓜子——这几乎就是海上钻井工人所有的消遣。而后，在满身疲倦中沉沉睡去。

当新的一天开启，晨光洒满大地，远方汪洋之上的钻井工人似乎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。但你用心就会发现，在厨房旋动燃气灶跳腾而出的火焰，在上班途中为爱车加满的燃油，亦或是出门前戴上含有熔喷布的防疫口罩，都是钻井工人深刻存在于我们的生活而又悄无声息的印记。



▲ 7月27日，一名钻井工人在作业时不住地淌汗。



▲ 7月22日，一位工人在修理设备时手上沾满了油污。



7月29日，正在进行钻探作业的勘探三号钻井平台和为其运送物资的拖船。